

蟠虺

○刘醒龙
 （连载10）



地去往生命的终点。悄无声息是对公共社会而言，轰轰烈烈则是在许多人心里。

马跃之反而将声调提高一些：“我也只能这样想了。若是郝嘉之外，还有人能与他媲美，那可真是高人中的高人！”

二人都在小心翼翼地回避的某个东西一旦被捅了出来，下面的话就好说多了。

马跃之十分怀疑，80年代最后的那个夏天去世的郝嘉果真能够变成鬼魂，二十多年后将重新介入人间事务，要“拯之承启”什么？用现代汉语来说，他要“开始拯救”什么？从事楚学研究，免不了要参与一些考古活动，所谓考古，说绝对点就是挖掘两周时期贵族大墓。迄今为止一些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都是对那些大型墓葬挖掘的结果。当今中国盗墓被绝对禁止，但红黑二道最想进行考古与盗墓两类挖掘的历史遗产，都是超大型王陵。这些年，曾本之听同行说过，也亲身经历过一些与鬼魂相关的灵异事情。有鬼魂和没鬼魂，这样普普通通的议论与幻想，对整个楚学院的同行来说，只是没有多少意义的笑料与谈资。

说归说，马跃之与曾本之的想法一样，真正让他们觉得不安的或者说是难以把握的，是人为的装神弄鬼。为此，在整个上午的对谈之后，他们最终作了如下结论：郝嘉作为楚学院与他俩同事的同事，死亡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人死是不能复生的。身为死者的郝嘉，二十多年后，写给曾本之的信也是毫无

疑义的事实，“拯之承启”四个字所表达的内容也是不能否定的。用他俩的话说，这两个结论，一个是矛，一个是盾。既不能说这样的结论，等于没有任何结论；也不能说，这是一点结论也没有的结论。郝嘉已经死于二十多年前是一条线索，郝嘉死了二十多年后突然给当年的同事写信又是一条线索。

所以，在结论之外，还有一个结论。

那就是必须耐心等待郝嘉再次来信。

就算这种通信没有丁点重大历史意义，凭其看不见、摸不着的奇趣，作为死者的郝嘉也许会再试一次。

从楚学院办公楼出来后，他俩在大门口握过手，正在分头走开，曾本之忽然紧走两步靠近马跃之说：“柳琴再去汉阳时，你给我打个招呼。”

马跃之将曾本之看了好几眼才回答：“你要收买我当狗特务，也得出个价呀！”

曾本之说：“这哪叫特务，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孩子的动向，又不是侦察老伴有没有红杏出墙。”“我宁可去调查自己家的红杏，也不会去查曾本之的老伴，那不是自寻绝路。”马跃之一边说，一边将话题扭转了，“如果郝嘉真有灵魂存在，他一定知道今天上午我们谈话的所有内容。”

曾本之想了想才回答：“对！鬼魂是无所不在的。”

“等有了第二封信就好办了。

他可能就不属于这样一个世界。大上海来的少年忧郁了。

不过事情总是很吊诡，他的乖戾和忧郁赢得同学和伙伴们的敬畏与迷恋。乖戾和暴烈是他们敬畏的，而忧郁是种迷人的禀赋：他有心事了，他有思想了——似乎只有从大城市来的人才配拥有。顾念章在十五岁时成了孩子王。他在班上年龄不是最大，既不是班长也不是杂七杂八的小干部，成绩也没有好到可以众望所归，可同学们就是唯他马首是瞻，进退看他眼色。

河边初级中学的教育本就不正规，又逢乱世，不上课是常态，聚到土坯墙、茅草顶的摇摇欲坠的教室里反倒成了师生们的休闲。举国上下都在搞革命，船民和渔民们兴趣不大，因为那是以文化的名义，他们识字的没几个。但是他们又不能不搞，举国上下都在搞，不能拖国家的后腿，公社领导每天在大喇叭和小广播里喊：要把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今天是这个领导喊，明天换成另外一个领导喊，传播小道消息的人说，因为前一天的那个领导已经被“革命”了，下台啦。再过几天，又有一个新声音在无线电里喊出同样的话来。既然得搞，既然不得不搞，船民和渔民们只好分组值班搞革命，要批斗的，要游街的，要武斗的，大家看着办，别弄得收拾不了局面就行。开会分配工作时，大家都信心十足，没文化也照样能搞出个有文化的革命来。可搞着搞着就搞乱了，失控了，家长里短、姑嫂勃谿、公恨私怨、小心眼、小心思慢慢地都搞进革命里了。水上还好，岸边有点乱。搞出甜头的，搞出悲愤的，同时想起了初级中学里的半大小子

不然，就像曾侯乙尊盘，天底下只有独此一份，说什么都不能不让人相信，但也不能不让人不相信！”

像是说漏了嘴，马跃之突然打住，并且不等曾本之回应，便大步流星地走开了。

马跃之比曾本之整整小十岁，健步如飞时带动的小股气流，在曾本之的胸口处轻轻拍打了两下。

肆

“有一种怪梦，从武汉到北京、上海，再到东京、纽约和巴黎，全世界大约只有五个人会遇上。按照怪梦出现的规律，这五个人当中，前四位只是偶尔到相同主题的梦中逛一逛。就像大多数男人，被法律上称为配偶的女人拖去新建成的楚河汉街逛上一整天，然后女人遇上谁就对谁说，遇不上谁就对自己的配偶说，从这街口到那街头，从美食店到美容院，从上身的波霸文胸到下身的情趣内裤，从汉街上的痰，到楚河里的水，像那几个说电视评书的教授，一个回合接一个回合地说个没完。被称为配偶的男人缺少这份审美修养，万般无奈地跟在也被称为配偶的女人身后，胡乱走，胡乱看，胡乱想，最终只记得像散落在青铜重器旁边几只陶片一样的东西，譬如其他人都不会留意的一处街角和在人人都会留意的人堆中爱得太张扬的老夫少妻等等。所谓到此一游，也符合如此四位的梦中状态，醒来时无非零星记得几样龟甲、牛肩胛骨或者说是龙骨，稍不注意就会当作隔夜的异味，在刷牙时刷得一千二净。五个人中的最后一位就不同了。梦里的一切他都不会忘记，不仅是龟甲、牛肩胛骨等称为龙骨的东西，还将那些旁人看一百遍也分不清笔画的甲骨文一字不差地记下来，用于醒来后，只是睁开眼睛，手脚膀胱仍保持熟睡状态的第一次思考。”
 （未完待续）

和丫头们：响应中央号召，革命要从娃娃搞起！

闲着也是闲着，让孩子们斗起来。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说了吗：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其乐无穷，正是若干年后他们也会使用的新词“休闲”的义项之一。顾念章被推举为“革命闯将尖刀排”排长，第一个任务是批斗数学老师，因为在任课老师里，只有张老师上课之前经常忘记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

批斗当天顾念章不在，跟舅舅去里下河接外祖父了。外祖父的公社船队长职务被副队长抹掉了，副队长造了反，纠集了几个下属逼他下了台。理由是，他女婿在资本主义的企业里干过，曾是假洋鬼子，洋买办；他肯定受到了敌对势力的污染，这样的人做社会主义国家的船队领导，怎么能信得过呢。实际上，这个副队长和顾念章的外祖父邻村，两个村步行也就十五分钟，从手拉手一块长大，对方屁股上有几颗痣都一清二楚，但他就是拿顾念章的父亲做起了文章。让外祖父交权，外祖父就交了，免得扯出更多。新上任的队长准他三天假，回家用艾灸治疗肩周炎和风湿病。舅舅带着顾念章，撑船把外祖父接回家。

教数学的张老师被斗瞎了一只眼。一个学生对着他的眼镜挥了一拳，镜片碎了，扎进了左眼里。这事当天晚上顾念章才知道。那孩子弄瞎了老师的眼，还是挺害怕的，天都黑了还在顾念章外祖父家的院墙外转悠，时不时吹两声口哨呼唤老大。他必须得到顾念章的支持，顾念章是排长，尽管没在现场，拿数学老师开刀是他点了头的。
 （未完待续）



星空与半裸树

○陈彦
 （连载88）

温如风是比他们早一天到达京城的。他果然是顺河而下，然后在一个无人烟的拐弯处突然改道，穿插过一条羊肠捷径，从另一条公路上，搭乘一辆拖拉机，直奔县城外一个小火车站而去的。几乎是神不知鬼不觉地踏上了北上列车。出发前，他是从别人那儿取过经的。那天，邻镇一个老上访户来压面，他跟人家谰了半天，还给人家管了饭，对京城的路数算是有所了解。因此，一下火车，他就先奔南城西街附近安顿下住处，才思谋着怎么进行第二步。

那附近低档旅馆很多，名字也叫得特别，甚至有天理、天权旅馆。他之所以选天权，也是因为北斗镇就有天权山。小学时草老师也讲过天权星。这里的四人间，一晚上—人才三十五块，简直便宜得超出了他的想象。花如屏是不想让他出门告状的，但这口气实在咽不下。既然他犟着要出远门，她还是让把钱带得很宽展，穷家富路么。何况温家的底子是他活得有些底气的。花如屏还交代说，既然去一趟京城，就好好逛逛，一年累得王朝马汉似的，歇歇脚也是应该的。告得成了告，告不成了逛一逛早点回来，说到底也就是半裸树的事。他说塞牙花子侮辱人、挨黑打都不是事了？他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地要把孙铁锤和何黑脸们告倒，不告倒，他也会活憋闷死的。

这次之所以突然决定出门，也与端午节前孙铁锤的最后一次摊派催账有关。说“点亮工程”是惠及全体村民的大事，各家都得出人出钱出力。村上通知让他跟花如屏去演“插秧”“薅草”“打连枷”舞，两人忙得都没去，只把孩子支应去“放羊”，还坐在牛背上吹了笛子。其实笛子是假的，就一截竹棍，还把儿子的嘴戳破了。

孙铁锤最后上门说：“京城、省城、市上、县上领导都看了，对‘点亮工程’评价很高，并且还要大力推广呢。领导表扬了，说勺把山这一块搞得尤其好。你温家出了啥力？”

他就不阴不阳地顶了一句：“领导没表扬给粪坑里‘下饺子’的事吧！”

气得孙铁锤狠狠鼓了两眼说：“给粪坑‘下饺子’了又咋，大领导又没掉进去，看你你腰闪了没？你个挨瞎锤子的货，就见不得村上有半点好。老实告诉你，老子这次是把粉搽到脸上了，给一村人都贴了金！既然大伙儿脸上都明光金灿灿的，这金也不能白贴，谁都得放点水。尤其是你温存罐，贴了金，来推磨、压面的人自然会更多，这叫秃子跟月亮沾了光，知道不？是集体在给你打广告，你能白挣钱？”然后三下五除二，就给他家摊了两千元，说仍算是股金。

“鼓（股）你娘的头巾（金）！”他从来对孙铁锤父子就没信任过，自然是一分不给。可孙铁锤岂是一句不给就能罢手的，当下就吼起来：“温存罐！”他也不瓢活：“我的小名不是你叫的！”

“我就叫了咋？温存罐，温吊罐，温尿罐，你不给两千元，那就把两颗鸡蛋拿来！”狗剩和磨凳还真扑上来掏。他就气得愤然上路了。

他知道现在只要一出门，后边都有“尾巴”。他的尾巴就是安北斗。最近又换了一个新来的大学生，村里人叫他“正掰馍”。这小子明显比安北斗差远了，眼睛好像也不好使，迟早都在玩手机，盯他也是明来，眼珠子欠活泛。要是让他当特务，只怕把敌人弄不住，反倒能让人家割了他的舌头、挖了他的眼珠。他知道安北斗早都不想盯他了。出门前，他也从北斗他娘那里探听到，安北斗上县跟老婆娃过端午去了。靠“正掰馍”盯，就是侥幸跟上几步，只要他略施一计，就能撂他八百丈远。何况他那天出门，那小子还没起床呢。只有村头老曹家的黑狗，跟了他半里路远。开始还以为是跟他呢，后来才发现，人家眼睛是斜盯着田埂上一路小跑着的一条骚母狗的。

他下榻的天权旅馆几乎全是告状的，有的已住上年光景了。初入伙，还都有些瞧他不起。尤其是同室的另外三人，几乎连理都懒得理他。原因有五：首先是没有进京告状经验，完全是一个“生八路”，说啥都听不懂，告状这一行多是用的暗语。二是来自西北落后地区，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山沟小镇，天然受到歧视。三是告状事件太小，半裸树，加一个村主任、一个派出所所长，算个毛事。他还解释说，镇上和县上领导他也要告，人家一听就说：胡扯淡不是，半裸树、挨黑打与那些领导有毛的关系。他根本就没在人家“专业人员”眼里窝。四是临时性、随意性、冲动性太大，作为长期上访人员，准入资格受到质疑。五是沟通困难，说的山里话似鸟语，转成普通话像羊叫。他在房里憋屈地睡了一晚上，那三个人买了鸡爪子、羊蝎子、花生米喝了半夜酒，黑话他也的确听不懂。到凌晨四点，几个人就穿上袄子，说是排大队去了。

虽然快夏至了，可京城的晚上还是凉飕飕的。他也悄悄跟着这三个货，去看排的啥队。快五点钟时，信访接待部门那条街上，就已人头攒动。他也混进去胡乱排着，主要还是为了熟悉情况。可队伍里的人都很少说话。

（未完待续）



在师范大学教书的第一年，你绝望地坐在辅导员的办公桌前，接到了母亲的电话；大雨初霁，雷声在另外一个城市滚动。母亲告诉你，秦奶奶昨夜死在花街的石板路上，怀抱木刻的耶稣；雨水泡胀了脸，皱纹不见了，表情安详。昨夜闪电交加，球状闪电到处乱跑，秦奶奶担心斜教堂漏雨湿了耶稣，半夜去取十字架，摔倒在半路上，耶稣身上穿着她的雨衣。放下电话你泪流满面，这个结果如同眼泪要从上往下流，水到渠成，你丝毫没有震惊。

在水边生活三年，足以让顾念章成为一个乖张和忧郁的少年。上海这个大都市规训了他十二年的文雅和拘谨，全被河边的生活推翻了。外祖父家长河绵延、野地阔大，让他跋扈和野了起来。管教他的人少，管教他的时候更少，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孤儿。无父无母的孩儿，要对他好一些，再好一些，无限地好一些。少年顾念